

赋可以群

——唐代同题赋创作与唐赋传播

曹世瑞

内容提要 诗可以群，赋亦可以群，唐代有数量可观的同题赋，根据《全唐赋》梳理统计出的唐代同题赋共 509 篇，占现存唐赋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其中科举试赋数量最多，还有唱和赠答赋、献赋与奉诏作赋等多种类型。同题赋为唐赋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同题共作的创作方式，体现了赋“可以群”的文学交流功能。同时，同题赋中有很多赋文学传播的线索，从中可窥见唐赋传播之一斑。

关键词 唐同题赋；四种类型；赋可以群；唐赋传播

《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对“诗可以群”的注解是“群居相切磋”^[1]，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和而不流”^[2]，李泽厚的解释是“可以会合群体”^[3]。诗可以群，赋亦可以群。本文从两个层面界定“赋可以群”的含义，一是“群居相切磋”的层面，即在个人创作层面，赋文学存在普遍的同题共作、炫才争胜、互相切磋写作技巧的现象；一是“可以会合群体”的层面，即赋是比诗更具公共性的文体，尤其是献赋、奉诏作赋、科举试赋等群体性的创作往往参与社会思潮的互动，在共同创作中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回应。

赋“可以群”的特点从数量众多的同题赋可见一斑。同题赋在建安时期已蔚成风气。据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统计，建安时期的同题共作赋有 126 篇，占现存作品的 68%，建安时期有赋作传世的作家共 18 人，百分之百都有同题共作赋^[4]。

唐代更有数量可观的同题赋作。《全唐赋》收录唐代以赋为题的作品 1400 余篇。笔者从中梳理统计出同题赋 509 篇，占现存唐赋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5]。这 509 篇同题赋分属于 216 个题目，多数为两篇同题，也有 3 篇或更多篇同题的，数量最多的是《幽兰赋》，有 8 篇之多。所谓同题赋，多

数是题目完全相同，如王勃《驯鸢赋》和卢照邻《驯鸢赋》，也有些是题目虽略有不同，但一望便知是同题共作的。

本文将唐代同题赋分为四种类型：科举试赋、献赋与奉诏作赋、唱和赠答赋，以及异时异地同题赋。科举试赋是唐代最大规模的同题共作，献赋是对唐帝国繁盛的集体书写，唱和赠答赋是文人之间同声相应的交流，而异时异地同题赋是跨越时空的回响。

一 科举试赋：最大规模的同题共作

唐代以诗赋取士。科举试赋是唐代最大规模的同题共作。杜佑《通典·选举三》：“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6]千人同题共作的场面是唐代之前不曾出现过的，也是任何形式的文人雅集与私人聚会所不能比拟的。据王士祥统计，在迄今可考的 74 个进士科试赋的年份里，登进士第者共 1899 人^[7]，按照“所收百才有一”即 1% 的录取率来推算，则仅进士科就产生了十几万篇同题共作的科举赋。当然，由于作品散佚严重，留存至今的唐代科举赋只有不

足200篇,相当于只留存下来千分之一。

即使散佚严重,科举赋仍然是现存唐代同题赋中数量最多的类型。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一书详细考证了唐代历年的科举试赋题目。本文根据此书所列科举试题,对比唐代的509篇同题赋,确定唐代同题赋中有科举试赋171篇,占比34%。如开元十三年(725)进士科试《花萼楼赋》,现存5篇同题赋;开元二十二年(734)宏词科试《公孙弘开东阁赋》,现存4篇同题赋;贞元五年(789)进士科试《南风之熏赋》,现存4篇同题赋;贞元十年(794)宏词科试《进善旌赋》,现存6篇同题赋;贞元八年(792)进士科试《明水赋》,也留存6篇同题赋^[8]。

作为最大规模的同题共作,唐代科举试赋的命题与内容往往是对时代精神的折射,是对唐代政教精神的应和^[9]。以开元二十四年(736)进士科《越人献驯象赋》为例^[10]。今仅存杜甫和杜泄两篇同题赋^[11],以“辞林邑望国门”为韵。“林邑”指林邑国,约在今越南南部。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林邑国开元二十三年(735)曾献白象。两赋都以“辞林邑望国门”为线索,铺写驯象从遥远的边陲跋山涉水来到唐都长安,表达驯象“边夷向化”之心,赞颂唐王朝德被万物的教化之功。杜甫赋言:“邈自远藩,来朝至尊。辞桂林之小郡,入闾阖之通门。”^[12]杜泄赋曰:“性之驯良,表边夷之向化;体之固实,揣中夏之所尊。以君好生之故,我身必寿;以君贱货之故,我齿斯存。岂克耕于野,输众人之力,曷如我入贡,霑万乘之恩。虽自惭于陋质,永愿在乎王门。”^[13]唐代国力强盛,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都持开放的态度,有大量外国人在唐都长安定居、经商,甚至做官。从上述两篇科举《越人献驯象赋》也可见出对唐代这种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应和。

还有一类同题赋,也是律赋的体式,以六字或八字为韵,赋题的类型和赋作的内容都与科举赋相似,从结构上看,破题承题以及赋末颂圣也都符合应试赋的程式,但其题并不在已知的历年科举试题中。如元稹、李绅、刘鹭、赵蕃同题的《善歌如贯珠赋》,皆以“声气圆直,有如贯珠”为韵;白行简、贾餗、王起、袁允同题的《五色露赋》均以

“率土康乐之应”为韵。这一类同题赋数量也不少,应该是为了科举应试而作的练习,有点模拟考试的性质。文献中也确实有这样的记载。据《南部新书》记载: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14]。

这段记载生动记录了唐代落第举子在长安的活动。举子落第后,往往并不立即出京,而是借住在庙院或闲宅中作文章。有时几个人一起请人出题目做文章练笔,称作“私试”。可以想象,私试之后还会互相评点彼此的赋作,共同切磋文章的作法。

白居易有一首诗《靖安北街赠李二十》就讲到“私试”,诗云:“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李二十就是李绅,李绅与白居易和元稹在贞元二十年(802)左右相识,共同准备科举考试,经常互相切磋讨论^[15]。这首诗作于十几年之后的元和十年(815)春^[16],白居易与李绅并辔而行,走在长安的靖安北街,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一起在安福寺备考,一起参加“私试”的情景。由此可以想到,上文所举元稹、李绅、刘鹭和赵蕃同题的《善歌如贯珠赋》很可能就是贞元二十年(802)四人准备科举考试时一起参加的一场“私试”的考题。

对比分析四篇同题《善歌如贯珠赋》^[17],可以还原唐代文人私试时,同题作赋,互相启发,互相切磋商讨的写作现场。《善歌如贯珠赋》的题目出自《乐记·师乙篇》,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18]四篇赋的立意多有相似之处,用典也有很多重合。四篇赋都以“声气圆直,有如贯珠”为韵,唐代科举试赋以八字限韵为常例,这八个字的韵脚往往也是对题目的解释和对主题的限制。此四篇赋立意非常相似。首先是以音乐比附道德,如元稹赋中有“若非象照乘之珍,安能忘在齐之味”,用了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李绅赋说善歌者“曲折而必遵于道,周圆而可法于珠”,也是以音乐比附道德。其次是均以善歌比喻才华,如元稹赋末句:“亦比抡材而至者,

岂独善歌者之谓乎？”四篇赋所用典故也多有重合：元稹和李绅赋以明珠暗投比喻知音难觅；元稹和赵蕃赋都用到“不胫而走”的典故，出自孔融论珠玉“无胫而自至”；元稹、刘鹭和李绅赋都用到“照乘”或“径寸”，出自《史记》中能照亮魏王车马的径寸之珠^[19]；四篇赋都提到乐师师乙，因为师乙正是说出题目“善歌如贯珠”^[20]的人，刘鹭和赵蕃的赋还提到绵驹，是齐国著名的歌者。四篇同题赋对读的时候，众多相同的典故一再出现，让人不禁猜想四人当时是有所切磋和商讨的。

唐代现存赋中，私试赋或曰为科举而作的同题同韵的练习赋，数量应当是很多的，但是由于相关记载的缺乏，证据不足，很多赋只能怀疑是私试赋而不能确证。再举一个疑为私试赋的例子。王履贞、林藻二人有同题《冰池照寒月赋》^[21]，皆以“寒净光洁莹心目”为韵。据徐松《登科记考》，王履贞与林藻二人都是贞元七年（791）进士，此年进士赋题并非《冰池照寒月赋》，而是《珠还合浦赋》^[22]。王履贞所作赋末尾云“伫《月令》之必赋，冀同出乎西陆”，是以藏于深山穷谷而坚贞莹澈的冰自比，希冀一朝有利于朝堂，可见是作于登第之前。综合王履贞与林藻二人生平及赋作的内容，可推测《冰池照寒月赋》是二人参加科举考试前同题限韵的练习之作。

总之，虽然文人私试多数缺乏确切的记载，但从上文分析的多篇疑似文人私试赋来看，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同题限韵作赋，以科举为直接目的，切磋磨砺，共同提高作赋技巧和水平，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这种科举背景下的同题共作与建安邺下或萧齐西邸文人集团的同题共作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是唐代因赋而群的新形式。

二 献赋与奉诏作赋： 帝国繁盛的集体书写

唐代同题赋中有很多献赋。举凡朝廷庆典，外邦进献贡品，或出现祥瑞之兆，都是群臣献赋的好题目。同题献赋是对唐帝国繁盛的集体书写。

（一）祥瑞赋

杨炯、郗昂有同题《老人星赋》^[23]。老人星是

一颗很亮的恒星，但由于太偏南，位置非常低，很难观测到，因而老人星的出现历来被视为吉兆，唐宋诗歌中有很多咏老人星的作品^[24]。杨炯《老人星赋》有“赫赫宗周，皇天降休”，可见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赋中描述老人星的亮度“晃若金粟，粲若银烛”，描述老人星的颜色与大小“其光也如丹，其大也如李”。赋末曰：“臣炯作颂，皇家万年”，明确是给皇帝的献赋。郗昂与杨炯非同时之人，郗昂《老人星赋》应是老人星再次出现时的献赋。其赋云“臣望气以敷奏，君向阳而拱坐”，又云“老人彰矣，成此乾文。老人出矣，赞此明君”，显然也是献赋。

李云卿、王颜同题的《京兆府献三足乌赋》^[25]是京兆府向皇帝进献象征祥瑞的“三足乌”时群臣的献赋。三足乌是传说太阳中的神鸟，汉画像石上多有三足乌形象，汉代文献也多有记载。现实中出现三足的乌鸦自然被视为神鸟下凡、天降吉兆。王颜《京兆府献三足乌赋》曰：“夫何赫赫之太阳，忽降精于乌鸟，乃呈瑞于皇王。足应乾之三数，目耀日之九芒。”李云卿《京兆府献三足乌赋》“步芳草而三趾徐来，溯祥风而六翮微舞”，对三足乌的描写细致入微。

（二）庆典赋

唐代典礼活动也往往引起群臣献赋，产生了很多同题赋作。如李程与柳宗元有同题《迎长日赋》，萧颖士与贾餗有同题《至日圜丘祀昊上帝赋》，谢观与王起有同题《东郊迎春赋》。

以李程与柳宗元同题《迎长日赋》^[26]为例。长日指冬至日，因为冬至是一阳复生的时刻，冬至过后白天开始变长，《礼记》中即有迎长日的祭礼。从两赋内容可知，迎长日祭礼由帝王亲自主持，在冬至日日出之前开始，在祭礼仪式中迎接杲杲日出。李程与柳宗元两赋都铺写了迎长日典礼的庄重与盛大。柳宗元赋曰：“事冠古今，仪标后王。皮弁乍临，土圭之影犹积；泰坛既罢，玉漏之声渐长。变熙熙之纯曜，流杲杲之晴光。”李程赋曰：“五辂乃驾，六龙是骖。迎炎精表著明于君象，就阳位乃展礼于国南。斯可以人咏明哉，且知配虞帝之二；工升歌也，奚独美文王之三。”

（三）朝贡赋

唐朝声誉远播，与亚欧国家均有来往，出现万

国来朝的局面。每逢外国使者来朝觐或进献贡品，群臣也会献赋以“润色鸿业”。现存唐代同题赋中的朝贡赋有穆寂与王起同题的《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牛上士与虞世南同题《狮子赋》，另外杜甫与阙名文人同题的《越人献驯象赋》虽然是开元二十四年（736）进士试赋，也是以朝贡为内容的。

穆寂与王起同题《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27]，据韩晖考证是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闰十二月，泔柯、室韦、靺鞨同日遣使朝贡之事而作^[28]。泔柯是西南少数民族，在贵州云南一代，属赋中所言南蛮；室韦是东北部少数民族，与契丹同源，靺鞨也是东北部少数民族，是女真祖先，室韦与靺鞨属赋中所言北狄。东北与西南少数民族同日朝见，是象征唐王朝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的盛事。王起与穆寂两赋都以华丽的辞藻，恢弘的气势，歌颂朝觐的宏大场面与深远意义。王起赋曰：“不叛不侵，知遐迩之无外；自南自北，昭声教之永宁”，言此次朝觐对边境和平的意义。又有：“垂衣而朝，三表自惭于制虏；止戈为武，五月孰矜其渡泸”，前句“三表制虏”用贾谊提出“三表五饵”防御匈奴的典故^[29]，后句“五月渡泸”用诸葛亮征西南少数民族的典故^[30]，意思是贾谊和诸葛亮面对今日的盛事都要感到惭愧。穆寂赋铺排朝觐的盛况曰：“集六蛮而辉赫九域，萃五狄而光耀八区”，又有：“迩无不宾，鄙周宣勤乎薄伐；远无不服，笑诸葛矜于渡泸”，“薄伐”意为征讨，出自《小雅·六月》“薄伐玁狁”，与王起赋相似，也是用周宣王伐玁狁和诸葛亮五月渡泸来衬托“南蛮北狄同日朝见”的盛事。

三 唱和赠答赋：同声相应的交流

唱和赋起于唐代。清代王芑孙《读赋卮言》曰：“和赋起于唐，唐太宗作《小山赋》，而徐充容和之。玄宗作《喜雨赋》，而张说诸人和之。要是同作不和韵，前此则邺下七子时相应答已为导源，特不加‘奉和’字耳。”^[31]依王芑孙的说法，建安时期虽然同题共作赋已蔚然成风，但题中没有特意加上“奉和”的字样，所以和赋应从徐惠《奉和御制小山赋》算起，以赋相唱和乃是唐代新出现

的现象。

唐代同题赋中有多篇唱和赋。如李邕与高适有同题《鹞赋》^[32]，高适《鹞赋》又题作《奉和李泰和鹞赋》，可见高赋乃李赋的和作。高适《鹞赋》序曰：“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鹞赋》以垂示。适越在草野，才无能为，尚怀知音，遂作《鹞赋》。”两赋皆以鹞喻人，李邕《鹞赋》不仅赞美鹞“一击一搏”，“殒三窟之狡兔，毙五里之仙鹤”的矫健与勇猛，更赞美它在严寒的冬天仍然“恋主不去”“将效诚而必死”的品德。高适当时尚未入仕，以“投足眇于岩巖，脱身逸于弋者”的鹞自比，“比玄豹之潜形，同幽人之在野”。

张说作《江上愁心赋》，又题作《江上愁心赋赠赵侍郎》，《文苑英华》在其后收赵冬曦《谢燕公江上愁心赋》^[33]，可见这两篇赋是唱和赠答之作。由赋的内容可知，此江为湘江，是张说与赵冬曦离别后，渡过湘江时所做。两赋都以愁心与离思贯注，同时又都以屈原《涉江》为前文本，三个作品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如张说赋“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已”与屈原《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意境相似，赵冬曦赋“虽主人兮感会，蹇淹留兮潇湘”与屈原《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情境相仿。

有些唱和赋作者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属于事后追和。如虞世南与牛上士都有《狮子赋》^[34]。牛上士《狮子赋》有序，言明在《实录》中看到虞世南《狮子赋》，以为“虞公博物洽闻，诚则可重。瓌玮倜傥，或非所长”，即认为虞世南《狮子赋》虽然表现出渊博的知识，但文采并不令人满意，因此自作一篇《狮子赋》追和。

王勃与卢照邻有同题《驯鸢赋》^[35]。两篇赋都点明了地点在蜀中，从内容看，写的都是一只猛鸢被驯养在豪富之家，虽有凌云之志却被困于园庭，而且两篇赋用韵相同，显然是同时同地之作。单看每一篇赋并不能确定作年和写作背景，但两篇赋对照来看，综合两人的生平以及两人足迹在蜀中的交汇，就可以判断两篇赋的作时为总章二至三年。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秋天，二十岁的王勃因为一篇斗鸡檄文的游戏之作触怒唐高宗，被赶出长安，来到蜀中漫游。四十岁的卢照邻刚刚摆脱了

一场牢狱之灾，丢了官职，也来到蜀中。其后一年多，两个心灰意冷的诗人在蜀中山水间结伴而游，留下了几篇同题的诗歌以及同题《驯鸢赋》。《驯鸢赋》写一只猛鸢被驯养在豪富之家，王勃赋云：“已矣哉！何气高而望阔，卒神颀而智痒。徒鸢迹于仙游，竟缠机于俗网。”卢照邻赋云：“屈猛性以自驯，抱愁容而就养。”都有以鸢自比之意，寄托了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感慨。

君臣唱和赋是一类特殊的唱和赋。唐前期的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嗜好文学的。初唐时期宫廷文学繁荣，君臣以赋相唱和之风盛行。现存唐代君臣唱和赋有10篇，分别是唐太宗《小山赋》和徐惠《奉和御制小山赋》，唐太宗《小池赋》和许敬宗《小池赋应诏》，以及唐玄宗《喜雨赋》和群臣所作《奉和圣制喜雨赋》5篇。

实际唐代君臣唱和赋的数量应不止此10篇。例如许敬宗《掖庭山赋应诏》有“命小臣而并作，赋大雅而承欢”的句子，可见是唐太宗先作《掖庭山赋》，许敬宗和作的，也是君臣唱和赋，不过唐太宗《掖庭山赋》今已不传^[36]。又如，《文苑英华》在唐玄宗《喜雨赋》和5篇《奉和圣制喜雨赋》之后又收沈璘《贺雨赋》，从赋的内容看也是贺玄宗祈雨成功，可看作奉和之作。

徐惠《奉和御制小山赋》是唐太宗《小山赋》的和赋，前文已提到，此赋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和赋^[37]。徐惠是唐太宗的嫔妃，生前为充容，死后封贤妃。所赋小山是宫廷中的一座假山。两赋对比阅读，其立意有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是作者身份地位差异的反映。唐太宗《小山赋》极言山之小。“启一围而建址，崇数尺以成坯”，说山只有数尺高，占地只有一围；“寸中孤嶂连还断，尺里重峦欹复正”，说假山的峰峦都以尺、寸为单位；“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说半片叶子展开就遮暗了山峰，而一朵花凋谢又使山峰明亮起来，说得很巧妙；“俯蚁垤而有余，仰终南而多愧”，说此山只比蚂蚁洞口的土堆大一点，带有戏谑的意味。再看徐惠《奉和御制小山赋》，也写山之小，却处处不忘颂圣。开头说“惟圣皇之御宇，鉴败德于前规。裁广知以从狭，抑高心而就卑”，颂赞唐太宗以前朝奢靡败德为鉴。结尾处把小山与

昆仑蓬瀛作比，认为昆仑蓬瀛虽然瑰伟壮观，却比不上小山“以数簣之形，托于掖庭”，可以每天被皇帝看见，“荷眺瞩之恩荣”，“奉天睠于千龄”。

唐太宗《小池赋》与许敬宗《小池赋应诏》所赋“小池”是许敬宗府中的一个池塘。唐太宗《小池赋》序曰：“许敬宗家有小池，作赋赐之。”唐玄宗《喜雨赋》现存群臣所和《奉和圣制喜雨赋》5篇，作者分别为张说、韩休、贾登、徐安贞和李宙，是留存最多的唐代君臣唱和赋。由赋的内容可知，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自春至夏，长安一带干旱无雨，唐玄宗亲自沐浴斋戒主持祈雨，甚至“暴立炎赫”，暴晒于烈日之下以感动上天。终于祈雨成功，天降好雨。唐玄宗作《喜雨赋》以记其事，群臣纷纷和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类型的同题赋相比，唱和赋有更密切的联系，文本之间存在更复杂的互文关系。君臣唱和赋是一类特殊的唱和赋，唐代现存10篇君臣唱和赋，身份地位差别导致的内容主旨与艺术风格的差异是对比阅读这类特殊的唱和赋时所应特别注意的。

四 异时异地同题赋：跨越时空的回响

前述几类同题赋都有事实上的联系。或为赠与答，或为唱与和，或是同一次科举的试题，或是在同一场合中为同一事或同一物所作。还有一类唐代同题赋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只是因为同一文学意象或同一主题引起了不同作家的共同兴趣。这些赋作，虽然同题，但作者生平并无交集，用韵也不相同。如张说和李德裕都作有《畏途赋》。张说为开元名相，李德裕为中晚唐重臣，张说去世后半世纪李德裕才出生。李德裕《畏途赋》有序，也并没有提到张说的同题之作，可见也没有追和的意思。又如敬括与贾餗有同题《蜘蛛赋》，敬括是开元十三年（725）进士，卒于大历六年（771）。贾餗为贞元十九年（803）进士，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中被杀。两赋虽同赋蜘蛛，但着眼点和主旨均不同，可见两赋虽同题，但并没有事实上的联系。

陈子昂和陆龟蒙有同题《麈尾赋》，二人生不同时，一在初唐，一在晚唐。两篇赋都是宴席上即

席所作，写作场景非常相似。但是两篇赋的主旨却迥然不同，对比阅读，饶有趣味。“麈”是一种鹿科动物，“麈尾”一般是指用麈尾上的毛制成的一种驱虫、掸尘的器物，是魏晋时人清谈时手持的道具。而陈子昂所赋“麈尾”却是宴席上的一道菜。该赋主旨是感叹天命无常，幽栖于山林的神兽，竟无辜被庖割。如其开头一段：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变化兮，如丝之棼。或以神好正直，天盖默默；或以道恶强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灵兽，固何负而罹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丰草之乡，不害物以利己，不营利以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罹网以见逼，爱庖丁而惟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馐，厕君金盘之实。^[38]

此段说命运像乱丝一样混乱，天道沉默不语，让人无法理解。然后写仙都之灵兽悠然自在地生活在“幽山之藪”“丰草之乡”，却因为“斯尾之有用”而遭杀身之祸，成为宴席上的美食。“雕俎”是雕绘的木制礼器，“雕俎之馐”与“金盘之实”意思相同，指精美器皿盛着的美食。

陆龟蒙《麈尾赋》，又名《即席探得麈尾赋》，可见也是即席作赋。其赋体例更是奇特，像一出简短的戏剧，虚构了一个谢安、桓温、王珣、郗愔与支遁等人谈《易》论玄的场景。应是以东晋名贤比拟当时宴席上的诸人。对支遁等人的形貌、动作都有细致生动的描写。试看其中一段：

支上人者浮图其形，左拥竹杖，右提山铭，于焉就席，兀若潜听。……道林乃掇艾衲而精爽，捉犀柄以挥揖。天机发而万目张，大壑流而百川入。^[39]

写支遁的形貌，手中拿的东西，凝神静听的神态，又写支遁清谈时的动作，刻画生动细致。这篇赋的结尾“世路欹斜，藏讹掩瑕。阳矜庄而静默，暗奔竞而喧哗”，讽刺当世之人“藏讹掩瑕”，佯装庄重而暗里蝇营狗苟。最后一句“虽然绝代清谈客，置此聊同王谢家”，又返回当时的宴席场景并扣题，认为当世也有“绝代清谈客”，陈设“麈尾”如同魏晋时的王谢家一样。

再举一个异时异地同题赋内容主旨不同的例

子。刘长卿与韦应物都作有《冰赋》。刘长卿《冰赋》是律赋，其主旨是赞美冰“外示贞坚，内含虚澈”的品性。试看其中一段：

观乎外示贞坚，内含虚澈。无受染以保其素，无纳汙以全其洁。比玉而白，不为蝇玷；比月而明，不为蟾缺。琼树色夺，瑶池光发。变寒日之清莹，带阴天之肃杀。^[40]

将冰比作玉、比作月、比作琼树和瑶池，极言冰的坚贞和莹洁。而韦应物的《冰赋》模仿汉大赋设为主客问答，虚拟曹植与王粲的一段对话。赋的内容是在“金石灼烁，玄泉潜沸”的炎热夏日，曹植邀请众多宾朋聚会，颁冰以降暑，并请王粲“美而赋之”。而王粲认为用冰使炎热转为寒凉，有违天常，而且“一寒一温，日夜相激，久之以生疾”。最后曹植为之折服，“命有司而彻冰，书盘盂以自式”。同作《冰赋》而立意与主旨却完全不同，各出手眼，而皆能曲尽其妙。

唐代《幽兰赋》现存8篇，是数量最多的同题赋。其中5篇是大历十三年（778）进士赋，以“远芳袭人终古无绝”为韵，作者分别为仲子陵、乔彝、李公进、韩伯庸和陈有章。5篇赋长度均为300余字，立意、结构，以至用典都有相似之处。另外3篇不是当年科举赋。以杨炯《幽兰赋》为例，字数600有余，骈骚并用，赋中有3首“幽兰之歌”，还有假借汉代赵壹的一段感叹，可谓千汇万状，纵横生姿。仅引末尾两段为例：

歌曰：幽兰生矣，于彼朝阳。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美人愁思兮，采芙蓉于南浦；公子忘忧兮，树萱草于北堂。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赵元淑闻而叹曰：昔闻兰叶据龙图，复道兰林引凤雏。鸿归燕去紫茎歇，露往霜来绿叶枯。悲秋风之一败，与蒿草而为刍。^[41]

对读杨炯《幽兰赋》与五篇科举《幽兰赋》，可以明显看出风格的差异。古赋与律赋文体不同是其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没有事实联系的同题赋作，其赋题往往是文学史上渊源有自的题目，具有文学传统上的血缘关系。如王起、敬括有同题《羡鱼赋》^[42]。王起与敬括非同时代人，王起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

登进士第时，敬括已去世二十余年。两篇《羡鱼赋》虽然不是共作或唱和，但都是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一主题敷衍成篇。又如王起与李蟾有同题《烹小鲜赋》^[43]，两赋不同韵，王起赋以“理大国如烹小鲜”为韵，李蟾赋以“理国之道有如烹鲜”为韵，当非同时所作。赋题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赋题的规定性很强，因此两篇赋的主旨非常相似。

如果我们眼光不局限于唐代，沿文学史上溯或下探，还可以发现更多异代同题赋。如宋欧阳修有名篇《秋声赋》，唐刘禹锡也有《秋声赋》，同赋秋声，同为佳作，而各有千秋。

咏物赋中的异代同题赋就更多了，如《鹦鹉赋》自汉至宋有24篇之多。汉末建安中，王粲、应玚、陈琳、阮瑀、曹植皆作有同题《鹦鹉赋》，唐代大诗人王维、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和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也都作有鹦鹉赋。咏荷花的赋也很多，或名《莲花赋》或名《芙蓉赋》或名《荷花赋》，自汉至宋也有20余篇^[44]。这些同题作品的思想主题、意象典故不断累积，形成了书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传统。

异时异地同题赋往往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只是因为对同一文学意象或同一主题有共同兴趣，对比阅读，饶有趣味。但因为赋题是文学史上渊源有自的题目，可以说具有文学传统上的血缘关系，因而还可以发现更多异代同题赋。这样的异代同题赋有的多达数十篇。赋是特别重视传统的一种文体，赋家追求在赋作中涵括有关主题的各种知识和典故，櫟括前人的作品以展示自己的才学。几十篇异代同题赋形成了书写同一主题的文学传统，就像一条越流越宽的河流，虽然不断有新的成分汇入，但下游的水总带有上游的信息。

五 从同题赋管窥唐赋传播

有些文体更偏于私人性，比如日记；有些文体更偏于公共性，比如诏策书奏等公文。如果私人性或公共性也可以成为研究文体的一个维度的话，那么在这一序列上，赋肯定更靠近公共的一端。因此传播应是赋体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维。

“洛阳纸贵”^[45]的故事记录了《三都赋》的传播盛况，除此之外，似乎很少有赋文学传播的资料。而从唐代的同题赋或可窥见唐赋传播之一斑。如果把搜寻唐赋传播资料比喻为披沙拣金的过程，那么唐代同题赋肯定是含金量高的富矿。笔者在阅读同题赋时发现了若干与唐赋传播有关的资料，在此作简要归纳和分析。

第一，同题共作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即时传播。杨炯《庭菊赋》序中一一列举当时共作《庭菊赋》者的姓名，共有19人之多，可见当时同题作赋的规模。

又如前举陈子昂《麈尾赋》，其序曰：

甲申岁，天子在洛阳，时余始解褐，守麟台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金谷亭，大集宾客。酒酣，共赋座上食、物，命余为《麈尾赋》焉。^[46]

由此序可知，宗秦客在金谷亭大宴宾客，与宴宾客分别以席上之物为题作赋。虽然当时席上共作的其他赋已不存，但从此序依然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

再举一个唐代文人雅集同题作赋的例子。独孤授（绶）和仲子陵有同题《清簟赋》。从赋的内容可知，两篇赋是在某次尚书省郎官的私人聚会上所作。主人拿出一领珍贵的清簟让客人观赏，客人因此共同作赋。独孤授《清簟赋》曰：“有若粉署仙郎，翰林高价，义均胶漆，官则同舍。获五花之珍簟，当三伏之炎夏。以为身之所安，愿与友而共藉。”“粉署”指尚书省，可知主客为尚书省同僚，主人“获五花之珍簟”，愿与朋友一起享用。仲子陵《清簟赋》亦有：“思因人之共蔽，庶君子之安寝”，“共蔽”即共享之意，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两篇赋都夸张描写了“清簟”的珍贵材质和精巧制作。独孤授《清簟赋》曰：“发絨而冰气惊客，入座而波文满目。”仲子陵《清簟赋》曰：“然后尔轶手，匠妙意。文理横生，波澜洊至。雕龙绮错，切玉鳞次。澹冰泮而泉开，分霜劲而雪坠。”两篇赋都曲终奏雅，在赋末阐发“清簟”蕴含的寓意。仲子陵《清簟赋》曰“道之将行，我则开而当暑；道之将废，我则卷而在阴。是谓清簟之理，愿为君子之心。”独孤授《清簟赋》曰：“遇阳之夕，陈于寝

以发华。泊阴之兴，韬于简而秘彩。”都是借“清簟”之或开或卷、或陈或韬，阐发其所蕴含的“用舍行藏”^[47]的处世态度。

由以上三例可知，唐代文人雅集时同题作赋是非常普遍的，其同题共作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即时传播。

第二，寄赠与唱和是一种小范围或一对一的传播。李德裕《牡丹赋序》曰：“仆射十一丈蔚为儒宗，词赋之首，声气所感，或能相和。又见陈思王赋序，多言命王粲、刘桢继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48]由此序可知，李德裕效仿建安时期曹植、王粲、刘桢等人同题共作赋之故事，邀请王起和裴潏共作《牡丹赋》。

又如卢照邻《同崔少监作双槿树赋序》曰：“日昨于著作局见诸著作，竞写《双槿树赋》。……故复奖刷刍鄙，作《双槿树赋》。”崔少监指秘书省著作少监崔行功。由序可知，崔行功与著作局诸位著作郎同作《双槿树赋》，而卢照邻当时没有官职，是见到崔少监《双槿树赋》之后，作了一篇和作。又如前文已列举的多篇文人唱和赋以及君臣唱和赋，此不赘述。一赠一答、一唱一和，构成一种一对一的传播。

第三，科举赋中的佳作，可能一出考场就在士人中传播开来。唐代以诗赋取士，科举赋是唐代文人非常重视的。《唐摭言》有这样一则记载：“李繆公，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晶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49]大意是，李程以《日五色赋》进士及第，后来有一年的博学宏词科又出了这个题目，当时李程已经在外地做官，听说浩虚舟参加这次博学宏词考试，担心他的赋超过自己，专门派人骑快马去取考卷来看。这里所取的考卷应该是抄录出来的副本。

《酉阳杂俎》还有一条记录：“范传正应进士第，作《风过竹赋》，因词藻甚丽，竟为士人所讽。”^[50]其中《风过竹赋》应为《风过箫赋》，是贞元十年（794）进士试，现存赋作二篇，作者分别是范传正和夏方庆。从《酉阳杂俎》的记录可以

看出，范传正科举考试中所作的《风过箫赋》因词藻甚丽，被士人竞相讽颂。

又如《唐摭言》卷五：“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从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51]令狐文公指令狐楚，三峰当指太华三峰，代指华州。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官解送入试，令狐楚任华州刺史时置五场考试，把前来应试的人都吓退了，只剩卢弘正一人，后来马植来求试，因为马植是武将之子，一开始受到令狐楚轻视，直到看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的警句才为之折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令人伺其词句”及“众皆大惊”，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甚至在考试进程中，试赋已经开始传播。有趣的是，正有赖于此，马植《登山采珠赋》残句才得以流传至今，可见其传播的效果。通过这三条记录可以看出，科举试赋在士人中是广泛传播的。

第四，赋以赋传。即赋文学传播中存在一种作品和作品之间的关联带动。韩宁《“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一文非常敏锐地发现诗歌传播中有“诗以诗传”的现象，最著名者如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李白诗从句法到用韵，都模仿了崔颢诗。不过，反而是崔颢《黄鹤楼》因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而广为传颂，并借助李白经典地位的强大影响力，最终被誉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52]。赋是重才学的文体，赋家往往櫟括前人的作品以展示自己的才学，因此“赋以赋传”的现象更加突出，最明显地体现在异代同题赋中。

如宋璟名作《梅花赋》，其传播及经典化过程有赖于宋代及宋代以后同题《梅花赋》的不断櫟括与模拟，甚至有大量伪作出现。据常亮《将错就错：宋璟梅花赋的伪作、拟作及其经典生成》一文，宋璟《梅花赋》真作在北宋末年即已失传，随着南宋梅花“比德”审美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宋元

之际出现了很多伪作。现存《历代赋汇》《全唐文》等总集所收宋璟《梅花赋》实为宋人伪作。此伪作在清代广为流传,清代翰林院馆课多以宋璟《梅花赋》为题拟作,清人对宋璟《梅花赋》的拟作达27篇^[53]。在这一过程中宋璟《梅花赋》被不断经典化。

王维《白鹦鹉赋》的传播与经典化过程也有类似的“赋以赋传”的现象。唐代以后有多篇同题《白鹦鹉赋》,往往提到王维。如明王世贞《白鹦鹉赋》曰:“其视正平不能仿佛,视延年、摩诘或差有致耳。”“正平”指祢衡,“延年”指颜延之,“摩诘”指王维。意思是自己的《白鹦鹉赋》比不上祢衡《鹦鹉赋》,却可以与颜延之和王维的《白鹦鹉赋》相媲美。

第五,唐代实录记录了一部分群臣献赋。虞世南与牛上士有同题《狮子赋》,由牛上士《狮子赋序》可知,牛上士是在《实录》中读到了虞世南的《狮子赋》,因而作了一篇唱和之作。“实录”是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唐代实录记录了唐高祖李渊到唐哀帝李柷共二十一朝的史事。至今《唐实录》除《顺宗实录》保存完整外,其他均已佚。这篇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线索,那就是唐代实录记录了一部分群臣献赋,而且对于能够看到“实录”的士人来说,这是一个了解前人作品的途径。

“唐赋传播”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赋选的收录、文人别集的编纂、行卷、类书、赋话等等,都是唐赋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些内容不是本文所能涵括的。本文只是列出了阅读同题赋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线索,以期掀开唐赋传播研究之一角。

诗可以群,赋亦可以群,同题赋体现了赋“可以群”的文学交流功能。唐代同题赋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出现了大量科举同题赋以及为科举做练习的私试赋,还出现了唱和赋。同题赋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同题共作,或者是因为献赋,或者是因为寄赠酬唱,或者是看到别人传抄的作品而唱和,这其中有很多唐赋传播的线索。

总之,“同题赋”是唐赋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

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243页,岳麓书社2007年版。

[3] 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20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

[4] 参见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 根据简宗梧、李时铭主编《全唐赋》统计,《全唐赋》共收作品1714篇,其中包括部分楚辞体和赋体文,以赋为题的有1400余篇。《全唐赋》后附有篇名索引,本文即以此索引为据,统计同题赋数量。下文所引赋及赋序的内容,都出自《全唐赋》(里仁书局2011年版)。

[6] 杜佑:《通典·选举三》卷十五,第143页,清武英殿刻本。

[7] 参见王士祥《唐代试赋研究》,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8] 本文所引科举赋题均依据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 刘培《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对“政教”的含义有深入分析,认为“政教就是朝廷对所有社会成员灌输的有利于治理的理念,它是随‘政’之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其作用接近于现在的‘意识形态’。帝王之学,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即‘政教’来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从而巩固统治基础”。参见刘培《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济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10] 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一书考证此赋为开元二十四年科举赋,详见该书第120页。

[11] 《文苑英华》收《越人献驯象赋》原作者“阙名”,《全唐文》把此赋收归杜甫名下。

[12][13][21][23][25][26][27][32][33][34][35][38][39][40][41][42][43][46][48]《全唐赋》,简宗梧、李时铭主编,第5454页,第1445页,第2339页、第2349页,第339页、第1057页,第2333页、第2807页,第2426页、第2877页,第2987页、第3195页,第499页、第981页,第419页、第637页,第61页、第1327页,第182页、第263页,第393页,第4258页,第823页,第329页,第909页、第3060页,第3054页、第3883页,第393页,第3376页。

[14] 钱易:《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部新书》,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论语集解义疏》,何晏集解、皇侃义疏,第245页,

[15] 此处李绅与元稹、白居易的交往参考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严正道博士论文《李绅及其诗歌研究》，第46页。

[16] 此诗作年依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7] 四篇《善歌如贯珠赋》分别见《全唐赋》，简宗梧、李时铭编，第3120页、第3293页、第3538页、第4647页。

[18][20]《乐记·师乙篇》，《古代音乐论著释注小丛书》，第54页，第54页，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

[19]《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第1928页，岳麓书社2021年版。

[22] 参见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第181页。

[24] 参见赵蕃《老人星》，李频《府试老人星见》，苏轼《定风波·昔与张子野……六客词云》等。

[28] 参见韩晖《中国辞赋编年史·隋唐五代卷》，第784—78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9] 汉代贾谊陈献“三表五饵”防御匈奴的办法，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和好人之技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和亲近安抚为“五饵”。见贾谊《新书·匈奴》卷四，第20页，四部丛刊本。

[30] 三国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31] 王芭孙：《读赋卮言》，第33页，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

[36] 韩晖《中国辞赋编年史·隋唐五代卷》认为许敬宗《掖庭山赋应诏》可能也是唐太宗《小山赋》的和作，本文未取其说。因为从赋的内容看，《小山赋》写的是一座庭院里的假山，而许敬宗《掖庭山赋应诏》写了整个进山游览

的过程，可见两赋写的不是一座山。

[37] 王芭孙《读赋卮言》：“和赋起于唐，唐太宗作《小山赋》，而徐充容和之。玄宗作《喜雨赋》，而张说诸人和之。要是同作不和韵，前此则卮下七子时相应答已为导源，特不加‘奉和’字耳。”参见王芭孙《读赋卮言》，第33页。

[44] 参考谭家健《六朝唐宋同题咏物赋蠡测》，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5]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见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第1140页，清武英殿刻本。

[47]《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49]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惜名》，第206页，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

[50]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编卷四，第169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51] 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第77页。

[52] 参见韩宁《“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53] 常亮《将错就错：宋璟梅花赋的伪作、拟作及其经典生成》，《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